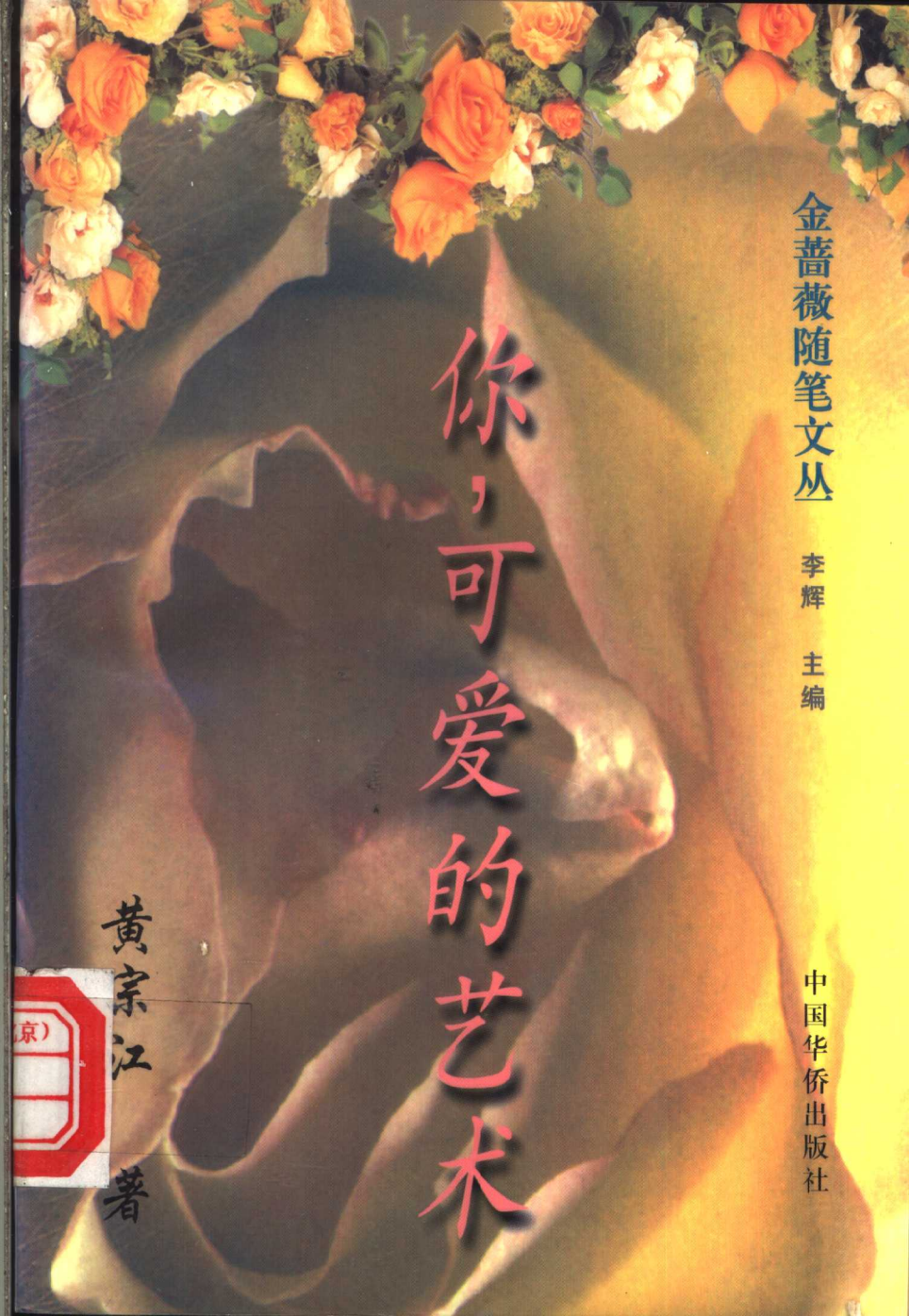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可爱的艺术

黄宗江 著

(京)

I267

136

• 084424

李辉 主编

你,可爱的艺术

黄宗江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 / 李辉主编。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ISBN7-80120-019-5

I. 金… II. 李… / III. 随笔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第 05350 号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编 者 / 李 辉

责任编辑 / 邵勉力

封面设计 / 程全盛

版式设计 / 林 达

经 销 / 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 / 永清县福利胶印厂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68.875 字数 / 150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074-884-7/1 · 329 定价: 72.00 元 (全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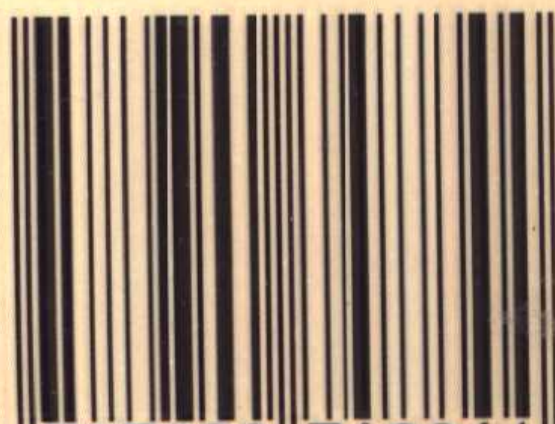
每册定价: 7.20 元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一辑)

- | | |
|----------|-----|
| 《古稀手记》 | 于光远 |
| 《画中思》 | 吴冠中 |
| 《榆树村杂记》 | 汪曾祺 |
| 《山外青山》 | 林斤澜 |
| 《乱侃白说》 | 蓝翎 |
| 《改写圣经》 | 邵燕祥 |
| 《秋天的音乐》 | 冯骥才 |
| 《沉默交流》 | 刘心武 |
| 《我眼中的风景》 | 应红 |
| 《女人是水》 | 李建永 |

ISBN 7-80074-884-7



9 787800 748844 >

- | | |
|-----------|-----|
| 《我的年轮》 | 萧 乾 |
| 《花椒红了》 | 梅 志 |
| 《苦瓜的味道》 | 李 锐 |
| 《你,可爱的艺术》 | 黄宗江 |
| 《历史的踌躇》 | 孙越生 |
| 《未了斋杂碎》 | 袁 鹰 |
| 《有戏没戏》 | 舒 展 |
| 《诸神下凡》 | 王 蒙 |
| 《秋天的情绪》 | 舒 婷 |
| 《乘火车旅行》 | 王安忆 |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生体验，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目 录

胡同挽歌.....	(1)
沉船上的父亲.....	(4)
能不忆青岛.....	(8)
未名湖顾盼	(13)
顾学琐忆	(16)
我的坦白书	(19)
《剧诗集》释.....	(26)
《黄宗江剧作选》题记.....	(29)
什刹海遛弯	(35)
七十还乡	(39)
愿渡三好老年	(45)
家庭是爱情的延续	(48)
情系乎魂断	(50)
我的必读十种	(51)
醉吐真言说白文	(55)
附：宗江、石挥还有我	白 文 (59)
绿狂	(69)

罗宋菜汤	(72)
跨国美食记	(77)
黄昏恋结	(81)
东来西往兮思张骞	(84)
长安街上的三味书屋	(88)
文债篇	(90)
追星好莱坞	(93)
两个一句话	(9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00)
再论 再论说真话	(102)
我的心里话	(105)
擦边球	(107)
电视老人呓语	(109)
小小手帕作大文章	(112)
我愿化作根雕	(113)
禁语与学语	(114)
人生恨短邮路恨长	(116)
闲话电视主持人	(118)
“牺牲精神”	(120)
过年好	(121)
书生三难	(123)
诗魂君里	(126)
长歌行	(134)
佐临恩师千古	(143)
敦煌的供养人	(145)

百花丛中芙蓉草·····	(148)
马嵬坡前暗慧珠·····	(152)
夕照沙桥饯叔岩·····	(155)
春晖秋映咏谢郎·····	(159)
肃霜当笑·····	(162)
胡笳十九拍兮思朱琳·····	(165)
大雅大俗大洋大土·····	(169)
为玉茹再叫好·····	(172)
贺黄裳书展·····	(176)
魏明伦诗史绘诸葛·····	(177)
喜见武生泰斗再世·····	(180)
小女子·大武生·惊才绝艳裴艳玲·····	(185)
天津卫有个魏子晨·····	(187)
贺百岁伶工侯玉山艺寿·····	(189)
安息吧阮玲玉·····	(192)
京剧梦寻·····	(195)
川剧情话·····	(199)
戏痴剧话·····	(202)
“京剧沙场秋点兵”一瞥·····	(206)
小百花兮盛放西厢·····	(208)
控天咒地诉娥冤·····	(212)
寄宝玉·····	(216)
致潘虹·····	(222)
花为媒·····	(223)
《艺苑咀华》序·····	(225)
票友精神·····	(227)

演员的书·····	(229)
梨园书香题跋录·····	(232)
作序难·····	(238)
北京人艺是谁的剧院·····	(241)
《上海一家人》赞·····	(245)
历史·战争·英雄·····	(250)
从谭鑫培到《红灯记》·····	(253)
丑角的美学·····	(255)
离别广岛·回归大草原·····	(258)
沧桑梨园情深几许·····	(263)
妄论建筑·····	(266)
音盲乐语·····	(269)
一谱为师·····	(273)
 后记·····	 (278)

胡同挽歌

我生于北京的一个胡同，七十二年了，72变或不变，难道我还要终老于一个胡同吗？也好，也不好。

我生在西单大木仓，就在当时盛称闹鬼的二龙坑旁边。我没见过鬼，只还记得对门旗人铁家有一位跟我年岁般配的姑娘，并不美丽，可是老张妈还说要给我做媒呢。

文革后才读到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她写的是南城，我住的是西城。可是情景依依尽同，连那独轮水车吱扭吱扭的声音我都听到了。我推算了一下，她大约比我大一两岁，早就离开了北京，儿时的一切还记得那么真切，我真是佩服，并想到越是离远了，乡愁越浓。

我远离北京是在抗日战争时候，远走孤岛上海，又雾重庆，又北美南美。我在好莱坞名导演弗兰克·卡帕剪辑的一部纪录片《中国的抗战》中，见到了华北的一条尘埃滚滚的土路，我的心情就已经万分激荡。我想起西蒙诺夫在他的《俄罗斯人》里有这样的话：祖国就是自家门前的那两棵小白桦；我乃想到自己的祖国就是那曲里拐弯的小胡同。我要为之战斗。

抗战结束，我回到北京，回到了小胡同；但是变了，不是胡同变了，是时代变了。我在远航归途中就构思了一出话剧叫《大团圆》，写北京胡同四合院一家人，门扉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抗战起，兄弟姐妹四散，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去了延安，有的留在北京。胜利之日重聚北京，乃称“大团圆”。现实使我把结尾写成终难团圆，又行离散，寄希望于远方。这家的老王妈在四合院里劈着一条破旧的板凳劈做劈柴，嘴里念叨着：变了，是该变了！

终于天变，我着戎装，且又回到北京服役，又若干变过去了，我也曾远走他乡异国，却基本上身居北京，但除了偶读老舍著作，偶观人艺话剧，深感乡音外，在自己的身上与笔下却已经京味尽失了。文革后随老妻迁入她工作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一旧舍，为昔年大宅院今日大杂院，胡同地处什刹海，京味京风迎面而来，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前临前海，后临后海，就在恭王府贴邻。院内贴南墙且有一小戏台，今堆做仓库，但总是前清遗物。红学大家周汝昌，是我同班同学，认定恭王府即大观园所在，那么我们这院子可能就是贾府下人的下处了，乃展转请俞平伯老人赐题“焦大故居”。老人感到不解，亦未深究；其实我是为俞老昔年因红楼获罪诉屈的。又一红学大家李希凡曾当我面说我就爱瞎扯。说我瞎扯便好，他若认真起来，我还是不好招架的。我又对另一位红学大家我同窗周汝昌说，焦大故居自是瞎扯，但大有可能是赖大的，因院内有戏台，赖大之子得官在家摆堂会，请柳湘莲唱戏可能就在此台上。如称“赖大故居”实在太赖。我就请学长题了幅“湘莲旧台”。（后来另一同窗黄裳说我是旧日演员，又题“琪官遗馆”。）我对此“旧台”尤感兴趣，想

着我老伴是此学院副院长，来日或可把这间没人要的库房扩大到我家来，可做为书房，岂不风雅？我并对老伴说，当年尤三姐就是坐在这游廊上嗑着瓜子痴痴地望着台上的柳湘莲。游廊一带现做了公厕，我老伴晚间入厕，硬要我做陪，怕的是尤三姐再现。这也罢了。一日我外出归来，猛见旧台拆的一干二净。问我老伴，她也不详，只听说准备再盖简易新房。我顿时大怒。我对老伴从不发火，这次破口，说她“你还是戏剧学院副院长，把戏剧文物都拆了！无知！无文化！……我要把你们都上报，上《人民日报》！……”火发了，也算了，也只能算了！

忆及一场文化大革命，也只能算了的事又有多少？还是北京人爱说的京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旧的如何去，新的如何来，却大有学问了。到底是应该不破不立，或不破而立，或破而不立，或先破后立，或先立后破……均应视不同情况而施行不同的破立吧？最近有幸参加了一次“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我很欣赏遥立鼓浪屿乃亟超脱的女诗人舒婷的几句清丽道白：“一个地方的建筑，就是一方风水。那地方人的灵气，性情乃至命运，受其遮蔽而不自知。怎能怪上海无大丈夫，君不见其弄堂多幽深曲折，叫人的肚肠七盘九绕十八圈。”我效颦说：“怎能怪北京无大丈夫，君不见其胡同……”其实这些也都是文人“瞎扯”，做不得数的。高楼大厦也未见得能出“高大全”的人物，而弄堂胡同确也出没过英雄豪杰。

为总要逝去的建筑、生活、人物……唱一唱温馨而忧伤，仍存慰藉、乐观的挽歌总还是无违破立原则的吧？

沉船上的父亲

一位编辑朋友来电话，说是正在组辑“父亲节”的文章，要我也写一篇。这“父亲节”属西方礼俗，我作为中国一人子人父从未过过，但这的确是个值得提倡的好节日，应附议求同。我生于1921年，已是五四之后，在我家和我自己身上已不存封建孝道，但还是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也可说孝还是孝的，顺则未必也。

我父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无需列传；但总得略报家门，才能说明他是怎样的无关重要。我父黄曾铭，字述西，小名阿贝，浙江瑞安人氏。据推算，当生于1887年，光绪13年，其父和其祖父均为清翰林。我父清末留日，学电机于东京高工，毕业回国后居然也赶上了进入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入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1932年原职调青岛，1934年死于伤寒。一生似无大事可纪，但对自家子女的影响，性格形成，还是重要的。

他死时才47岁，我这长子才13岁，现在我73了，一别六十载矣。记得我和妹妹宗英弟弟宗洛等在棺前守灵，四叔自家乡来奔丧，他长得和爸爸很像，方进院门，就被小弟弟

宗汉一眼看见，那时他才3岁（如今也63了），直奔上楼，向妈妈高呼着“爸爸又活了！”其清脆震人的声响至今犹在我耳。爸爸当然是不能再活了。那些日子我常梦见爸爸。我在梦里对他说：你是爸爸，可是你到底是死了，我还是有点害怕，今后……此后他再未入我梦，六十年过去了，我是忘了他，但又时常记起。我从小至今爱吃的东西几乎都是他带着我去吃的——从北京街头的热油炸鬼，到南味的熨饭、咸豆浆，以至日本料理的“鸡素烧”……

我尤其记得他带着我去看过的京戏，从梅兰芳、杨小楼，直到陈德霖、龚云甫、王长林……我日后以戏剧为终生职业源于此。我在学校同乐会上演京剧、话剧、乃至歌剧，父亲都是我最早的最最热烈的观众。他对母亲说过，干脆把老大（即我）送富连成或戏校。可惜我嗓子属破锣。

我们应属所谓“书香世家”，但父亲从未命我读任何一本书。又是他，多次带着我和老二（时老三老四小妹尚小）从厂甸转入杨梅竹斜街，商务、中华、世界诸大书局均在街内，信远斋也在，购书之余，少不了喝两碗酸梅汤。走出斜街，把口又是开明、北新诸新书店，在这些庙堂里我初识叶圣陶、安徒生、谢冰心、周氏兄弟……《爱的教育》《十五少年》《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

我父亲是学电机的，不是学者，又不治文史，书房里的书并不算多，但有两大箱黑漆红字的《四部备要》，分陈经史子集。我也难无师自通，但总算从此得知世界上有孔孟庄荀李杜太史公……书架上还有一大套巨册的日本精印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美术知识以至美学观念的起点，遗憾的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顶点了。其他重要的还

有两巨册《戏考》，一套十几册的《福尔摩斯》。

父亲从未要求我们读过什么，甚至对我们的课业也从不问。乃至我父亲死后，亲友父执偶对我这老大说两句今后要好生读书之类，我竟感到是一种从未领受过的训诫。

我也没听见我父亲的日常语汇里出现什么政治术语，诸如最通常的“民主自由”之类，但看来他是极其民主、自由的，又不是放任的，对于子女还是有家教家序的，以身教代言教的，甚至身亦不显。所以我家家风，相传至今，对民主与自由是崇尚的，但对极端民主与绝对自由之类也是从无幻想的。

当然，父亲生于斯世，也不可能是全然脱离政治的。我很小时就听母亲说过，父亲留日回来，原被邀去“南满”工作，那就赚大钱了，但父亲坚持到北京。他留日，甚通日语，有不少日本朋友。有一次母亲给我看父亲给她的信，说是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上，听见日本人谈话，明目张胆地谈及侵略中国的意图。父亲极其愤慨。记得他有一次苦笑着对我们说：“爸爸要参加共产党了！”当属戏言，似亦话出有因。

以上所述均属烦琐，惟有一件可称险遇奇遇的事，就是我父亲曾遭沉船，已淹没昏死，被打捞救活。这次可真是“爸爸又活了”一次，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是小时候先听妈妈给我讲的，后来她又交给了我一篇我父亲得救后在报纸上发表谴责当局尤其航政的文章，是号外传单似的单页，半文半白，极为激昂愤慨。这是我看见过也保存过的唯一的父亲的一篇文章，惜佚于文革抄没。我至今隐约记得零星词句。那时他和我母亲尚未结婚，他是自上海或宁波、沈家门乘亦官亦商的招商局轮船返乡温州准备成婚的。我大伯同行。海上